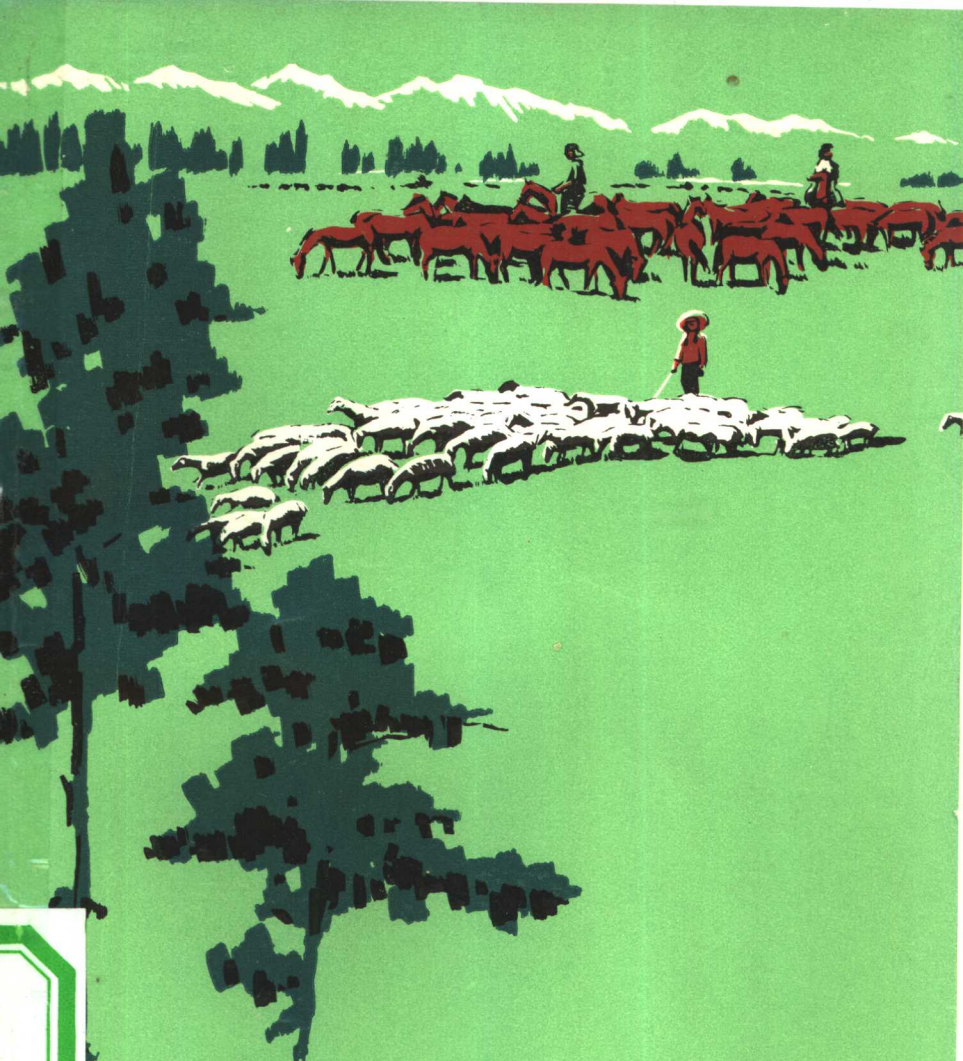




苗新土沃

上海人民出版社



富士新苗

沃 土 新 苗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下乡上山办公室 编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沃 土 新 苗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下乡上山办公室编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 字数 62,000

1972年8月第1版 1972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7·1·208 定价: 0.16 元

毛主席语录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目 录

边疆新人·····	石言志 (1)
伏虎岭的新苗·····	薄海同 (9)
牧羊记·····	兵战保 (17)
雪 莲·····	钱佩衡 (23)
出 诊·····	刘文笑 (35)
养猪迷·····	伍咸军 (43)
她是咱们山里人·····	王家泉 (51)
山寨新人·····	石 定 (57)
码头工人的女儿·····	胡本常 (63)
新松屯的后代·····	戴基仁 (72)
闪亮的灯光·····	铁 军 (79)
山 里 红·····	戈 扬 (87)

边 疆 新 人

石 言 志

一

黎明，草原上白色透明的水汽，象薄薄的轻纱，笼罩着蒙古包；远处，草滩里的马群，不时传来欢快的嘶鸣。

乌兰大队的新牧民、上海知识青年黎江，骑着一匹“牡丹青”，从浩特（居民点）向草滩飞奔，赶着马群去饮水。来到泉边，一个人影一闪，躬身就要向草滩里钻。

“谁？”黎江大喊一声。

那人停住了，就势蹲在泉边，把头扎进泉水里，乱摇晃。

黎江下了马，看清是大队保管阿木嘎，便问道：“阿木嘎，这么早来这儿有啥事啊？”

“脑袋昏得很啊，来泡泡泉水。”阿木嘎一边说，一边用手捧起泉水往头上浇，“习惯了，用凉水冲冲，清醒清醒。噢？你这么早就来饮马！”阿木嘎称赞着。

“支书德力格尔大叔说，明天解放军就要来挑选战马了，这几天我高兴得睡不着，一早就醒来了。”黎江兴冲冲地说，“咱得抓紧时间，把马放得膘肥体壮，好让解放军挑选呀！”

阿木嘎站起来，用手抹着脸上、头上的水珠说：“是啊！——

哎，队里有你一封挂号信，我昨天忙着清库房，没来得及给你送去。”

“哪来的？”

“上海。你妈妈写来的。我等会给你送去。”阿木嘎说着，向浩特走去。

“我自己去拿吧！”黎江望了望远去的阿木嘎，看着这一潭清澈的泉水，想着他刚才那反常的动作和不自然的神色，沉思起来。

阿木嘎一直在队里当保管，嘴头子甜，好说奉承话。一见知识青年老远就笑着说：“姑娘们，你们干得棒极了！”黎江一九六八年刚从上海来的那阵儿，阿木嘎曾对她说：“姑娘，你可得注意点儿啊！乱放炮，小心惹下祸害。”又装出关心的样子说：“年轻人，来劳动改造，何必呢！在领导面前勤快点儿，……你莫非想一辈子在草原和马群打交道！”黎江听了觉得不是滋味，就向党支部书记德力格尔大叔汇报了。德力格尔大叔和她一起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劳动惩罚论”等黑货，鼓励她结合牧区阶级斗争的实际，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提高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

“黎江！”德力格尔大叔骑着一匹马奔来，打断了她的回忆。

“大叔，上哪儿去？”

德力格尔跳下马说：“我到旗里去开会。咱们可得百倍警惕，严防一小撮阶级敌人阴谋破坏这次解放军选战马啊！”他紧紧地握着马鞭严肃地说，“有什么情况，你们可向边防站报告，我明天就回来。”

黎江警惕地说：“阿木嘎刚才来这儿，神色不对。”

“多注意他的行动!”

“大叔，您放心吧!”黎江攥紧拳头说，“不管是装成羊的狼，还是抿着嘴的虎，妄图破坏军民联防，只能是肉头碰钢叉!”

“我已经布置了巡逻的民兵，你再和民兵连长沙克蒂尔商量一下，要提高警惕，千万不可麻痹大意。”德力格尔跨上了马。

“一定完成任务!”黎江向远去的德力格尔大叔挥手保证。

二

八月的草原，夜晚已有几分寒意。其木格阿妈想起在草滩上照看马群的黎江，便拿起大衣，准备给她送去。这时，阿木嘎满脸堆笑地走进来说：“这是黎江的挂号信。”其木格阿妈接过信。

“阿妈，别看您没儿没女，孤寡一人，可赶上这好时代了。”阿木嘎黄眼珠一转，接着说，“前天我上旗里，碰见从前和我父亲相好的一个医生，他刚从呼和浩特回来，带回不少好药，我特地给您要了一些来。说实在的，您那‘心慌病’可得好好治治。”说着从兜里掏出一包药片。

阿妈听见提起阿木嘎父亲，心里很不高兴。在王爷统治的黑暗岁月里，阿木嘎父亲在王府里干事，对奴隶们横行霸道，仗着王爷、鬼子的恶势，欺压贫苦牧民。阿妈想到这里便说：“黎江整天给我打针吃药，我的病好多了，这贵重药品你自己留着用吧!”

“您这是说哪家的话?咱们本土同族，人不亲土亲，断了骨头连着筋啊!我这是专门给您要来的，要是别人，我才不多

管闲事哩！”说着，拿起暖壶倒了一杯开水，花言巧语地硬是骗着叫阿妈把药吃下去。

阿妈吃完药，就拿起大衣说：“黎江夜里不回来了，我给她送皮大衣去。”

“这药吃下去，得躺一会儿才有效。大衣我给送去。”阿木嘎说着，拿起黎江的大衣和信就往外走。

阿木嘎出了门，没多会儿，就在浩特里喊开了：“乡亲们，其木格阿妈不知得了什么病啦，躺在床上不会说话了，大家快去看看吧！”牧民们听到后，纷纷从蒙古包里、草滩上赶来看望阿妈。

三

阿木嘎溜到草滩，找到黎江说：“小黎，其木格阿妈病得很厉害，她躺在床上起不来，叫我给你送信、送大衣来。”

黎江一听，心里“咯噔”一下：“阿妈下午还好好的，怎么一下就病了？”

阿木嘎见黎江有些惊异，便说：“也许是‘心慌病’又发作了，你回去看看吧！”说着，他望了望马群，就溜走了。

黎江心里七上八下，阿妈患有“心慌病”她是知道的。她初当“赤脚医生”那阵儿，和几个知识青年住在一起，后来，为了治好阿妈的病，就搬到阿妈家里住。去年春节夜里，阿妈的“心慌病”发作，黎江冒着风雪，连夜把阿妈背到公社卫生所去治疗。在卫生所治疗期间，黎江给阿妈端屎倒尿，打针熬药，象对待自己的亲娘一样。一天晚上，阿妈让黎江坐在自己跟前，给她讲述了“心慌病”的来历。

“那是一九四二年冬天，我的丈夫被日本鬼子抓去修工

事。因为他组织奴隶们进行反抗斗争，被王爷活埋了。我听到这个信息，抱着三岁的达古拉昏倒在蒙古包。”阿妈悲痛地回忆着……

草原上的冬夜，白毛风呼呼刮着。风雪吹打着其木格破旧的蒙古包。忽然“咯吱”一声，包毡被刮跑了。其木格从昏迷中醒来，风雪吹乱了她的头发，蒙古包里满是积雪。三岁的达古拉“哇哇”地哭着。其木格意识到，在这风雪交加的寒夜里，包毡被刮跑，就有冻死的危险。她赶忙用被子围住达古拉，去追包毡。追回了包毡，被子又被刮跑了。达古拉冻得哭喊着：“阿妈！阿妈！快来呀！”其木格放下被子、包毡，抱起冻得发抖的达古拉。第二天，达古拉就死去了。其木格哭得死去活来，从此得了“心慌病”，一个人流浪在草原上……

“有了毛主席，咱这旧社会的奴隶，才成了国家的主人，我这孤寡的老婆子，才过上了好日子。这全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全托社会主义制度的福啊！毛主席派来的知识青年，比我的亲生儿女还亲。”阿妈擦去了眼泪，攥紧拳头，气愤地说，“可刘少奇一类骗子，妄想复辟资本主义，让咱们再过奴隶的生活，真是白日做梦！”

黎江听了阿妈的诉说，心里热呼呼的，浑身充满力量，接受再教育的步伐迈得更快了……

黎江越想心里越急，她飞身跨上“牡丹青”，找到民兵连长说：“沙克蒂尔，你照看一下马群，阿妈病了，我回去看看就来。”说着，拨转马头，向浩特飞奔。

浩特里的人们围着阿妈的蒙古包。

黎江进了门，看见阿妈昏迷地睡在床上，她大声地叫着：“阿妈！阿妈！”阿妈的眼睛睁开来看一下又闭上了。黎江摸

了摸阿妈的脉搏，脉搏跳动很正常。她望着阿妈沉睡的面孔想：阿妈的“心慌病”发作不是这种症状，是不是中了毒？她翻开阿妈的眼睛看看，瞳孔没有什么异样，再看看阿妈的手指，红润润的，看不出什么。阿妈一翻身，黎江忽然发现床头上有几片药片，拿起来一看，是安眠药，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亮着嗓子喊：“乡亲们，阿妈是吃了安眠药，没事儿，你们快回去照看夜牧的羊群、马群去吧！”乡亲们松了口气，正要散去，突然传来洪钟般的声音：“贫下中牧同志们！趁这个机会，我要向大家传达旗委的一个指示。”人们听出这是党支部书记德力格尔的声音。德力格尔下了马，严肃地对大家说：“旗委的会一散，我就摸黑赶着回来了。旗委号召大家要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亲人解放军来挑选军马！”

“对！我们决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人们纷纷议论着。

德力格尔把黎江叫进蒙古包，对她说：“你快去向阿木嘎要库房的钥匙，查一下治羊癣用的‘敌百虫’药少了没有，现在旗里已经查明，阿木嘎是个隐藏下来的老狐狸，他的同伙破坏选战马，已被抓获。我立即召集支委会，布置民兵把他看管起来。”

黎江一听，火冒三丈，撒腿就向大队跑去。她发现阿木嘎不在队里，会计告诉她：“阿木嘎刚才从库房出来，不知到哪儿去了！”黎江一听，知道要出事了，她向会计借了个手电筒，急忙跳上马，直向泉边奔去。

阿木嘎正挟着一大袋“敌百虫”，慌慌张张地赶到泉边，一面抓起“敌百虫”往泉水里撒去，一面还恶狠狠地说：“哼！战马，你们选不走！”正在这时，黎江骑着马飞奔而来，阿木嘎一抬头，一道强烈的手电光射来，黎江看见阿木嘎那张阴森的鬼脸上，布满紫泡黑疤，两只凶恶的贼眼闪着绿光。

“阿木嘎！你来这儿干什么？”黎江厉声问道。

“抓几条鱼解解馋。”阿木嘎装出镇静的样子。

“胡说！”黎江跳下马，用手电照了一下还浮在水面上的“敌百虫”，不顾一切地向阿木嘎逼去。

“这水里放的是什么？”黎江厉声地责问。

“什么也没放啊！”阿木嘎走前一步，靠近黎江。

“你看！”黎江用手指着水面。

“啪！”一声，阿木嘎打落黎江的手电筒，提起脚向她的肚子踢去。黎江早有准备，一闪身，抓住了阿木嘎的小腿，阿木嘎跌了个蛤蟆朝天，黎江奋不顾身地扑上去，两个人厮打起来……

黎江从昏迷中醒过来，头晕眼花，两耳轰鸣，怎么也站不起来。她望着阿木嘎逃走的方向，心象掉在滚水里一样。泉水里的“敌百虫”，奔腾欢跃的骏马，阿木嘎阴森的魔影，在她头脑里不断闪现。“站起来，站起来！给我一匹马！”她命令自己，挣扎着站起来，向前摇摇晃晃挪动了半步，又摔倒了。“这是在战场上，一秒钟也不能停！站不起来，我爬也要爬回浩特去，告诉乡亲们，决不能让阿木嘎跑掉！”她艰难地向前爬着……在这深夜的草原上，她心中升起一轮红日。一九六六年国庆节，她和同学们一起来到北京，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毛主席微笑着向她招手……她爬的速度加快了。……

爬着爬着，一阵钻心的疼痛，使她全身痉挛起来，她想停下来歇一会儿，但她立刻又想到：自己肩上负着多重要的任务啊！泉水里有毒药；解放军明天就要来选战马；阿木嘎逃跑了……想着想着，革命战士欧阳海的英雄形象闪现在她的眼前，阿妈抱着包毡追被子的情景又在她的脑际浮现，她忍着剧

痛,又向前爬去……

夜晚巡逻的民兵发现了黎江,小心地把她扶起来。黎江急促地说:“快!阿木嘎在泉水里放了毒药,他逃跑了。快打电话通知边防站解放军!”她接着又说:“给我一匹马!我带你们去追阿木嘎!”民兵们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民兵连长沙克蒂尔和黎江同骑一匹马,跑在最前头,朝阿木嘎逃跑的方向追去。

当他们追到塔布河边时,阿木嘎已经被巡逻的解放军捆在马上了。领队的一名边防军向德力格尔大叔打招呼说:“接到你们的电话,我们马上投入战斗,这家伙还冒充民兵,说是去追赶失散的马群!”

“这伙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妄图破坏选战马的工作,他们一个也逃不脱军民联防的天罗地网!”支书德力格尔气愤地说。

其木格阿妈醒过来后,也跟民兵一起骑着马追来,她指着死狗一般的阿木嘎说:“原来你是制造混乱,投毒害马的坏蛋,好毒辣啊!”

黎江炯炯的目光,象两把利剑,盯着阿木嘎说:“尽管你狡猾、阴险、毒辣,也逃脱不了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边防军民的眼睛!”

“阿木嘎的疯狂破坏,说明一小撮阶级敌人是不甘心灭亡的,我们应当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加强军民联防,把祖国的边防建设得更加巩固。任何敌人敢来破坏,就叫它碰得粉身碎骨!”德力格尔大叔骑在马上,用洪钟般的声音对贫下中牧们说。

朝霞满天,清脆的马蹄声,伴着军民们豪放的战歌,在千里草原上飘荡……

伏虎岭的新苗

薄海同

去年秋天,我得到一个学习的好机会,到吉林访问下乡上山的上海知识青年。

清晨,我乘上去朝阳公社的汽车,准备到伏虎岭知识青年集体户去。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老大爷,六十岁上下,黑黝黝的脸上泛着红光,显得分外精神。他两眼直盯着我,把我仔细端详了一阵之后,说:“你是上海的同志吧?前天欢迎大会上好象见过你。”说着,就把那厚实有力的手伸向了我。

我俩亲切地互相问候之后,老大爷问:“你今儿上哪去?”

“伏虎岭。”

“伏虎岭!”老大爷高兴地说:“咱们走的是一条道!咱就是伏虎岭生产队的。”听他这一说,我猛然想起:这不就是昨天县里同志介绍过的那位蔡大爷吗!他是伏虎岭上海知识青年集体户的贫农户长,去年到北京出席过国庆观礼,见到过伟大领袖毛主席。真是巧遇呀!这使我非常高兴,便迫不及待地向他打听伏虎岭上海知识青年的情况。蔡大爷带着无限喜悦和赞扬的口气说:“不是当着上海同志的面瞎吹,咱队的知识青年个个都是好样的!”

“那么,请你快给我介绍介绍吧。”

蔡大爷应了我的请求，笑呵呵地从怀里掏出一张像片递给我。像片上共有十四名男女青年，他们亲切地依偎在大爷身边。我不禁脱口而出：“大爷，你的接班人可不少呀！”

“可不是么！他们都是咱贫下中农的接班人，上海工人阶级的好后代啊！”蔡大爷边说边指着像片上一个浓眉大眼的小青年：“他叫王卫抗，这小伙子可真有志气啊！去年春上，我和小王到县里开会，会后，大家讲好明天一起乘汽车回公社。第二天，眼看汽车就要开了，还不见小王来。我正着急，一个同志拿着一张纸条走到我眼前，念道：‘蔡大爷，我先走了，不用等我。卫抗。晨二时。’小王宁愿步行，不乘汽车的事，在车站上引起了议论。有的赞扬：‘这小伙子真是好样的！’有的怜惜他，说：‘又不是十里八里，是一百八十里呀，多累人哪！’也有人低声嘀咕：‘现成的汽车不坐，定要步行，真傻！’咱一听这话，觉着不是滋味，心想小王不乘汽车，宁愿步行，是为了练出一双铁脚板，保卫边疆，建设边疆，怎能说他傻呢！”蔡大爷稍停片刻，又接着往下说：“同志哪，小王他们可真是好苗啊，记得他们刚到咱伏虎岭时，正是社会帝国主义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不久，那时，社会帝国主义时常在边境捣乱，咱伏虎岭的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一起愤怒声讨新老沙皇和日本鬼子侵略我国的滔天罪行，小王代表全体知识青年在会上坚决表示‘为革命，洒尽热血无所惧；保边疆，誓与伏虎岭共存亡！’这以后，小王他们天天一早就起来练习爬山，并且不管刮风下雪，白天黑夜，坚持和解放军、民兵一起站岗放哨。干活时，小王他们也总是脏活重活抢着干。咱贫下中农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啊！”

这时，汽车走完了山间平原，开始沿S型公路爬山，山坡上栽满了延边地区的特产苹果梨。这种梨形状象苹果，半边红

半边黄，煞是好看。越往前行，山越高，林越密。汽车在颠簸不平的山路上吃力地行驶着。

汽车穿过茂密的森林，迎面就是一条河流，“小王那天走的就是这条路。”蔡大爷继续说：“那时，天还很冷，山顶上还堆着积雪，河里刚开始化冻。当汽车驶近河边时，我在汽车里，看到一个小伙子迎着寒风，背着背包，赤着脚，在‘哗啦，哗啦’趟着冰水过河。仔细一看，正是小王。只见他双脚冻得通红，腿上被流冰划破了几道血口子。大家赶紧叫驾驶员停车，有几个同志下去拉他上车。他摆了摆手，坚定地对大家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要学习爬雪山过草地的红军战士；学习守卫祖国神圣领土浴血奋战的珍宝岛英雄。为了更好地扎根边疆干革命，我坚决走到底。’还有啥好说呢？大家重新上了车。咱听着满车的乘客又是钦佩又是赞扬的话，心里真是比蜜还甜。”蔡大爷说到这里，我仿佛看到小王正迈着雄健的步伐，在继续革命的大道上前进……。

上午十点，我们到达了朝阳公社。从公社到伏虎岭还要步行二十里山路。我们没有停留，又上路了。山峰重叠，长满了高大的红松、白桦以及矮小的灌木丛。各式各样的野花遍地盛开。

慢慢地，我和蔡大爷的距离越拉越远，紧撵慢撵就是撵不上。蔡大爷停下来等我，见我汗流浹背，气喘吁吁的样子，笑着说：“山路不大好走吧？”

“是不大好走。您老的身板倒很结实，老当益壮啊！”我带着敬佩的口气回答他。

“说来怕你不信，一年前我走路还得拄个棍呢！”蔡大爷见我惊疑的样子，便认真地说：“解放前，我给地主扛过活，给日